



评论

写众生写上海,更写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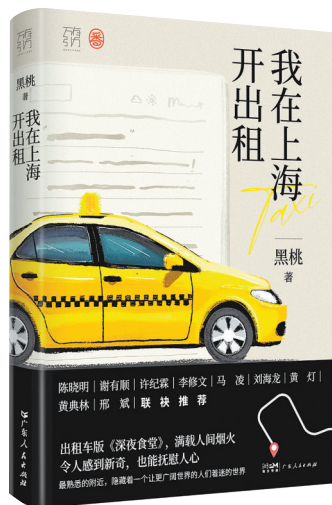
——读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

■张家鸿

在本书《自序》中,黑桃说道:“与之相反,就像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我觉得处处有趣,人人可爱,虽然偶尔也会遇见过分的人,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喜欢它的秩序与美好,也得接受它的瑕疵与不堪。”由此可知,开出租是黑桃的谋生手段,亦是观察世俗日常的方式与渠道,更是他收集写作素材、汇聚成文的缘起。

此书的写作是黑桃的采风之旅,日常工作即采风;同时也是他的采光之旅,从世俗人间中采取点滴光芒,贮藏文字里。阅读此书,就是遇见光。与趋于雷同的伟人或名人故事相比,寻常人的故事,更有值得深思的种种不同。平凡的、普通的生命,各有曲折、离奇的人生,对寻常读者之启发才更显切近。

不得不注意的是,这是一部对话体著作。司机问,顾客答。或顾客问,司机答,交流顺畅后,问与答不拘于从何处发起、何处结束。拥有牵扯双方心跳的话题,让双方进入同频、共鸣状态,对话就有了开头、接续、高潮、结尾。坐在驾驶座上,等客人上车;坐在驾驶座上,与客人交谈;坐在驾驶座上,等客人下车。这就决定着接触交流时间之短促,言谈注定有取舍。这不是顾客



或黑桃的有意选择,而是交谈环境先天带来的。有所舍才有所得,得即凸显出代表性。于此,短暂即精练、精粹、精彩。

品读此书,是遇众生百态,也是见识作者的心性。出租车是司机与顾客交流的平台,是展示众生各种情绪与诸多况味、处境的舞台。平台或舞台虽小,背后联系、牵涉的天地却极为广阔。

某个周六晚上,赤峰路附近,一个女孩上车,女孩让他在内环上兜一圈,她清楚地知道下了南浦大桥转到内环线上之前的两圈总共一千一百米,由此开始讲述她的爱情故事,从欢喜、珍惜至争吵、分手。车开到临汾路上时,将近夜里十一点,女孩

问,你不会笑话我吧?黑桃说,不会的,谁还没有一两把握不住的沙。谁是谁?是这个女孩?还是谁?是黑桃,是所有乘坐过出租车的人,是芸芸众生。

其实,喝不惯咖啡且恋爱无疾而终的大虎、腿折了的四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在电话里指责并鼓励弟弟的女人、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很有耐心的女子、坚持要把差的九块钱车费补足的高年级小女孩、指点他徐浦大桥卢浦大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从正面看长啥样的老头,甚至逃单的小姑娘与大老爷们以及令他愤怒的张三李四王五或某某某都参与过黑桃的生命合奏。“为什么我是个快乐的出租车司机?因为每送一拨乘客,都可能会有附带的福利,遇上有意思的人或事,尤其是乘客里面有孩子的时候。”

黑桃的写作,无意中提炼出上海独特的城市气质。复杂的人生、深邃的人性,以及苦难与艰辛中一丝丝的温暖,与一些些的快乐。“我要做的,就是暂且保留心中的慈悲,去做一个快乐、生动的人,尽情拥抱这座城市,投入这忙碌的人来车往。”在故事的最后,黑桃已经融入这座城市里,他的车如船一般摆渡着,生命不息摆渡不止,把善良与理解悄悄地给予许多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悦读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韩浩月

我的年轻时代,在阅读方面,纯文学是主流。主流之外的“支流”十分庞杂,多是来自旧书摊、废品收购站。在内容上,也多是武侠、言情小说,有一小部分是来自香港当作废品购进的娱乐期刊……想一想,其实那会儿的阅读体验与经验,多多少少都延续进了我后来的工作当中。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一直认为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我曾读过4遍,我认识的一位县城朋友更厉害,完整地读过7遍。记得前几年有家出版社组稿,邀请40名写作者撰写“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有七八位报了《平凡的世界》,后来不得不商量,有的人另作它选,很幸运,最后我还是选了这本写的。

最近检阅自己并不复杂的阅读史,记忆深处如闪电一样,闪现出了一本书的名字,《叔本华论人生得失》。那本书的封面,已经被翻得卷

了皮,握在手里,也软塌塌的,但书中的观点,却把一名年轻人的黑夜,照射得亮若白昼。

“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他自己的意识局限之中”“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只有长期的痛楚才会成为过分巨大的痛苦”……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叔本华的确是有些“丧”的,但对当时的我而言,与其说“丧”,不如说他很直接地告诉了我人生与生命的一些真相。并且,他给的答案具有万能性,年轻时每每想不通某些问题、看不透某些现象,只要脑海里闪现出他说过的句子,就会释然。

因为叔本华,有段时间我爱上了阅读哲学书。后期虽然读过不少,也时常被那些优秀的人类大脑所震撼,但真正作用于我身上的,恐怕还是叔本华最早带来的哲学启蒙。所以说,改变一个人,阅读很多书固然重要,但有时候,遇到一本对的书,也是可以的。

现在每当遇到年轻人询问读什

么书才好,我必然会向他们推荐阅读哲学书,不管出版时间,不管作者是谁,只要读,就是好的。一个人的成长,怎么可能离得开哲学书的启迪,一个人的思想,怎么可以没有思辨性的存在……

当然,对于志向不在此,或者说并不打算从哲学中获得太多的人来说,沉浸于思想的海洋也意义不大。但前提是,你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本书,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那套理论,能够实现精神自愈——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此类书就可以不必读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别的方面的追求上。

一本书,就像一位挚友,它可以陪伴你许久,在你欢欣时,让你的喜悦加倍;在你痛苦时,给你力量与安慰。这位挚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名忠实的守护者,有了它,在艰难的时刻,也许你会减少恐惧,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只是,这样的挚友不会主动出现在你生命里,你得带着点虔诚去寻找它。



时阅

为了爱情

■洪少霖

话说,我人生中出版的前两本书,有些意思。且记下来,存个念想。

14年前,2011年2月我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靠近大地》,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当年,我在泉州南环路做保安员。我很想和当时的女朋友过一辈子,我想早晚都会去见她的家人,我要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见他们呢?当年,我在报刊上刊登过不少文章,我总不能拿一些报纸给他们看,再告诉他们,我是作家吧。

于是,我就想出版一本书。为此,我每天凌晨两点准时起床修改、完善自己的旧作。至少连续一个月时间,皆是如此。我的文章写得不怎样,但其中有自己的思想与情怀。我想,既然要出版,就尽量减少错误吧。

在网上,我读过国内知名作家丁立梅的文章,无意中有了她的电子邮箱,没有电话,也没有地址。我发邮件请她帮我写篇序言,没想到她同意了,也写给我了。她给我写的序言,题目为《一粒低到尘埃的种子》,她说我的文字显得“质朴、纯粹,那是顽强,是生命不息的追求”。

我在这本书中自己写道:“她给了我巨大动力,让我重拾生活的热情。也正因为她,我才有了正式出书这一念头,也开始付诸行动。可以说,她是促成此书出版的第一人。”这,便是爱情。

再来说我的第二本书《一个人的繁华》,在2018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14年前,我和当时的女友相亲相爱数年时间。7年前,我一个人生活,显得孤独。很想再次有位女友,于是整理一些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大多在表明自己是一个人的生活,有孤独,有落寞,有自爱,有深情,有情怀。其实,我出这一本书的初衷,是想通过它,看能否再次拥有一位女友,以此来得到最后一场爱情。

在书中,我特意请作家郑剑文帮我写了一篇评论,评论里他说我如同一位涉世未深的大男孩。

可以说,这两本书,都是为了爱情。它们的封面,都以蓝色为底色,那是天真的颜色。我那第一本书是为了确定身份,争取认同感与支持率,第二本书则是为了寻找。然而,这两本书都没能让我实现自己真正的最初的愿望与理想,但它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出了第一本书后,找我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属于商业行为,报酬不低。由那两本书,我似乎奠定了自己作家的身份,以至于在6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专门给朋友们修编、设计志书、族谱等。

出版那两本书后,我真正的目的都没有达到。然而,它们推动我走向人生不同方向。从中,我得到更厚实、更精彩的生活体验。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